



南北史補志卷九

江甯汪士鐸

五行志第一

宋志昔鼎雉庭穀之異鑑悟後王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逮至伏生勅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佚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然則隋志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爲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仲尼所以垂法也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言災異有足觀者所以魏志仰瞻俯察戒德愼行弭譴咎致休禎也克躬修政畏天敬神雖休勿休而不敢怠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矣若隋志梁武之

降號伽藍齊文宣之般游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鬪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惟天道抑亦人妖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宏尙鬼而諸侯不來往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乳於空城之側鵲集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旣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誰爲神道是成倚伏一則以爲殃豐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又按宋志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

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後廢帝常單騎遨遊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終以隕滅南史齊永元中踰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象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衰經杖衣悉粗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閭豎王寶孫諸人共營歡羞云爲天子解菜

隋志侯景卽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尋敗梁元帝旣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兇橫由是臣下離貳卽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又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莫華上奏諫曰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祇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又

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專以詩酒爲
娛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
下人省嗜慾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
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之鬼
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讐視時人如草芥後宮曳
羅綺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怒人怨衆叛親離
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益每侍宴酒酣
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林園水
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誅死

又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秘不
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僞及嗣位又朝魏帝於

鄴侍宴而情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又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又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矜已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習吳音其後竟終於江都此亦魯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厥罰恆雨

齊志貌傳曰失威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

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宋志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孝武

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大明

八年八月京邑雨水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順帝昇

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

二丈流漂居民

齊志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

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十一年四月辛巳朔至三月戊寅止

其間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

陰雨至七月乃止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

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

甚焉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陰甚故爲雪耳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隋志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又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霽霖

又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

又後齊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澇人戶流亡

又後周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

厥極惡時則有服妖

齊志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

氣毀故有雞觚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
信大臣姦宄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
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有
服妖昔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楊阜諫曰此於禮何法
服邪是時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衣裳之制所以
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
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
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何晏服婦人之服其
咎均也

宋志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興臺成俗識者

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宋文帝元嘉六年民

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紛始自東

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

廢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

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

求益僦車世祖甚懼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孝武
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効之其時員
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
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褰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尙
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齊志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永明中
蕭詵開博風帽後之裙製爲破後帽永明末民間製倚勸帽

南史以生紗爲帽半其
裙而折之號曰倚勸

建武中帽裙覆頂東昏時以爲裙應

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於是人皆反裙向下

南史裙者首
之所容今可

向下天意若曰元
首方爲猥賤乎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綵

錦繡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
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

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嚶黃口小
 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鳳凰者嘉瑞三橋
 梁王宅處也南史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
 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妖也帽自蕭詵之家其流遂達天
 意若曰武穆文昭皆當滅而詵亦誅死之效焉又武帝時以
 燕支爲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
 效也又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
 事東昏宮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
 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騫其口而舒兩翅
 名曰鳳度三橋幫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麗東昏與刀
 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鑿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
 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

翔之驗也黃麗者皇離爲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調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胸名曰假兩此又服妖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名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爲庶人假兩之意也

隋志後齊婁后卧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爲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爲陰事君變爲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爲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效也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髻幘又爲白蓋此二者喪旤之服也後主果爲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

果爲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爲業北史齊後主時婦人皆髮別著以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

隋志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爲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粧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爲笑樂皆服妖也帝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又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

服領巾製同槩幡軍幟婦人爲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
旤之應矣勇竟遇害世積坐伏誅

時則有龜孽

宋志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
色鮮明三百歲游於渠葉之上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知
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宮室靈龜見立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
至淵泉則雒出龜書然案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
龜見吳興餘杭太守文道恩以獻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龜見
吳興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
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龜以獻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
毛龜見宣城廣德太守張辨以獻四年六月壬寅車駕幸藉
田白龜見于千畝尙書右僕射劉秀之以獻七年八月乙未

毛龜見新安王子鸞獲以獻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
眼龜見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八月丙寅六眼龜
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以獻六年九月己巳八眼
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義
興陽羨縣獲毛龜太守王蘊以獻

按皆物反常則爲妖也

南齊志昇明三年太祖爲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建元
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
神龜一頭七年六月彭城堽田中獲青毛龜一頭八年延陵
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
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
一頭下有萬齊字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有下巽
兌卦中興二年正月邏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魏志世祖神麇三年七月冀州獻白龜傳言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者任舊無偏黨之應則見高宗興安二年六月營州進大龜高祖延興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士邢德於彭城南一百二十里得著一株四十九枚下掘得大龜獻之詔曰龜著與經文相合所謂靈物也德可賜爵五等三年六月京師獲大龜肅宗神龜元年二月獲龜於九龍殿靈芝池大赦改元孝靜武定三年十月有司奏南兗州陳留羗民賈興達於家庭得毛龜一果與傳言應耶抑龜孽也

隋志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